

◆儿女情长

山桃十八棵

任春松

退休后,我常在老年大学打发时间。哪怕是周末,也习惯一个人在办公室坐着发呆。这时候,思绪总会飘回老家的槐团冲,飘回那个叫任屋的地方,也会想起我三岁时,家里那根突然塌掉的顶梁柱——我的父亲。

那年父亲才三十九岁,就走了。关于他的样子,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只记得一九六六年端午节,我穿着件印着淡紫色豌豆花的褂子,跟着父亲走在去县城东洲路的土路上,去一个姓周的亲戚家。那抹淡紫色,就是我对父亲仅存的温暖记忆。

父亲走得早,往后的日子里,饿肚子成了家常便饭。我现在个子不高,就是那时候营养不良落下的。

那时候苦啊,衣服漏风,腿脚没劲,脸是黄的,嘴唇是裂的。但在这一片苦日子里,我家自留地上还立着十八棵山桃树,还有两棵棠梨树。那是家里唯一能指望上的“经济来源”。

棠梨树爱开花,白花满树都是。村里老人常唱那首《棠梨树,开白花》的歌谣,唱的是西湾渔民的不容易。棠梨树也像这歌里唱的一样,花开得热闹,果子结得少,好像只管开花不管结果似的。后来我编歌谣集,特意把这首歌收了进去,算是纪念那两棵树。

望江本地的山桃,个头小,实在。它知道这地里的土性,也知道庄户人的胃口。这十八棵山桃树,总是把甜味藏在心里,结出的果子只有算盘珠那么大,青青的。整个春夏,它们都不声不响地长着,连麻雀都不爱搭理。那股子苦涩劲儿,就像是我们在那段艰难日子里

咬牙坚持的默契。

到了七八月,台风暴雨常来。风大得能把屋顶掀翻。我吓得要命,母亲就喊:“快,关大门,上门栓,拿秤钩把门栓钩在房梁上!这样房子就倒不了。”我问:“秤钩真能钩住吗?”母亲说:“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。”这古老的法子,真就让我们安了心。

风雨过后,别的东西都倒了,山桃树却还站着。等到秋风一吹,山桃才慢慢从核里透出一甜味来。

看桃子成了我童年的任务。怕邻居顺手摘,怕鸟啄,怕老鼠咬。我就成了个小哨兵。晚上,窗前那棵大桃树上,猫头鹰窝里总亮着四盏灯,后来生了小鸟,变成了八盏。我们在黑暗里互相看着。它们抓老鼠,我看桃子,谁也不碍谁的事,好像达成了某种约定。那几双眼睛亮晶晶的,嵌在黑夜里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



农家姑娘 李海波 摄

——在黑暗里睁着眼,不急着找光,就这么熬着。

桃子熟了,母亲那双粗糙的手把它们摘下来,装在篮子里。她挑着担子,走进县城的街道和人群里。那个背影,不像去卖东西,倒像是去上交我们全家攒了一年的盼头。“卖山桃啰!”几分钱一斤。用那杆老秤称出桃子的分量,也换回家里的油盐酱醋,换回一点体面。

如今,公路修到了村边,那十八棵山桃树早就没了,要么被挖了盖房,要么烂在了风雨里。

可我觉得它们还在。在我偶尔尝到的甜味里,在路边水果店那些红得过分的大桃子对比下,更在我半夜醒来的时候。我好像还能看见那十八棵桃子树,像十八只眼睛,静静地看着我。那目光里没有责怪,也没有可怜,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证明。

九十六岁的母亲现在还能动,种菜、聊天,说起这些往事,她记得比我都清楚。

我想,有些东西是卖不掉的。不管是几分钱,还是几万块,都换不走。它们早就不只是果子了,而是那段苦日子、那段历史和那份亲情凝成的东西。这一辈子,我都带着这份记忆,慢慢地过。

◆舌尖小记

农家菜

何一东

前些日子,张兄邀请我和其他几位文友前往一聚。张兄虽在省城工作几十年,但退休后不恋大城市之繁华,独钟情乡下田园风光,一年四季,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乡村。

我多次在朋友圈看见张兄栽种在房前屋后的蔬菜,绿意盎然,甚是羡慕——自种蔬菜,不打农药,不施化肥、激素,原汁原味。张兄看见我的评论后,便热情相邀去他的新居看看。

张兄居住的地方是生态宜居乡村,绿植环绕,鸟语花香。他的房前屋后的几小块土地里,种着莴笋、青菜、豌豆尖、青油菜、茼蒿、蒜苗、香菜等蔬菜。见我眼馋的模样,张兄笑道:“东哥,我知道你喜欢,今天随便摘。这些菜不打药不施化肥,好吃。”张兄从屋里拿出一个大塑料袋,从地里拔了一棵青菜递给我:“你闻闻味道。”一股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,这正是蔬菜的本味啊!我想起一首写小青菜的诗:“竹瘦兰贫百姓家,愧无春色绘年华。试栽几棵小青菜,堪比人间富贵花。”

我摘了一些豌豆尖、茼蒿,扯了香葱、香菜,拔了莴笋,香气四溢,令我神清气爽。张兄说:“住在这里,环境好,空气清新,蔬菜自给自足,平常看看书、写写文章、练练书法,安逸得很!”

回家后,接连几天都用张兄赠予的菜或炒或煮汤,只放一点姜片、几颗花椒、少许油、一撮盐,一样唇齿留香。妻也很喜欢,说:“太好吃了!饭都要多吃一碗。”

有一次和妻子到新津的老街游玩,看见三四位农村大娘在卖青菜、莲花白、莴笋,还有鸭蛋、鹅蛋。我俩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,眼光落在青翠欲滴的蔬菜上。我拿起一棵青菜闻了一下,香味儿沁人心脾,价格也不太贵,想买一点。妻说:“回去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,不好拿吧?”我说没事,这农家菜平时不好买,于是买了五六斤青菜、莴笋,又看见鹅蛋诱人,5元一个,但一时判断不了是不是“土”的。正踌躇间,卖鹅蛋的大娘的女儿牵着四五岁的儿子来了。女儿主动说她们家就在老街背后,自养的鸭鸭下的蛋吃不完,才临时来卖的。她笑道:“如果不信,我带你们去看看。”小男孩童声稚嫩地说:“走嘛走嘛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跑去。我和妻也笑了,便跟着。走了几十米,来到一家农户,只见房后一大块用铁丝网围住的空地上,七八只大鹅正在吃菜叶,看见有人来,大鹅立即“嘎嘎嘎”地伸长脖子叫起来。小男孩兴奋地扭过头,指着鹅说:“你看嘛,你看嘛,它们下的蛋,没骗你!”哈哈,这小男孩真可爱。我从包里掏出几颗糖递给他,小男孩高兴地接过,又往街上跑,嘴里嚷道:“买鹅蛋了,买鹅蛋了。”

回到老街,我把大娘剩下的5个鹅蛋、十多个鸭蛋一齐买了,两只手提着农家菜和鹅鸭蛋,心满意足地坐地铁回家。



◆边走边看

处处樱花

顾乐生

今年三月下旬,我到长沙参加一个文学论坛,晚饭后,与文友同游樱花园。一进门,眼前突然一亮,迎面樱花开得正旺,就像一片红色的祥云。樱花树下,有不少姑娘和小伙子们正在打卡拍照,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拍下了这美丽的瞬间。

随着游人穿过红色的花阵,进入晚樱大道。大道两边是白色的“吹雪”,构成了“樱花隧道”,一直绵延到百米外的小山上。漫山樱花如云霞,如飞雪,分外妖娆。

盛开的早樱,一朵朵,一簇簇,五瓣小花缀满枝头,清幽淡雅,开得热烈,开得绚烂。夜幕降临,景观灯全开,樱花如烟绽放夜空,五彩缤纷,晶莹剔透,让人流连忘返。

去年这个时候在东京,弟弟陪我到上野公园看樱花。他对我说,不远处谷中灵园是东京著名的赏

樱胜地,有樱花大道和名人墓地。

我们穿过一条小街,走上百米大道,两侧都是粗壮高大的樱花树,树间便是密密麻麻陈旧的墓碑。虽然气象台预报,东京樱花季到了赏花期,但到盛花期还有几天,鲁迅先生笔下的“绯红的轻云”是看不到了。不过几棵早樱开得正欢,就像粉蝶纷纷飞上了枝头,在天地间书写着春天的诗行。

弟弟告诉我,樱花原产自中国,日本人对樱花情有独钟,自从中国引进野樱后,就对品种进行不断改良,并广为种植。每到春天樱花季,万花绽放,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,久而久之获得了“樱花之国”的美誉。

每年三四月间是我国的樱花季。曾参加武汉大学樱花节,看珞珈山上千余株樱花树,一夜之间悄然绽放,一堆堆、一片片,灿若云霞;曾在西安青龙寺遗址公园,看

到那垂樱的娇柔妩媚,看到那红绿粉紫各色迷人的樱花;也曾无锡鼋头渚长春桥看到那似云似雾、如梦如幻、赏心悦目的“长春樱花”……

我还是喜欢在家乡安庆看樱花。每到樱花季,安庆赏樱最好的地方,一个是菱湖公园的樱花园,一个在安庆铜矿招待所院内,多是四十年的染井吉野樱。每年三月下旬,这些早樱,突然怒放,先花后叶,满树光华,蔚为壮观。

今年四月初,从长沙回来,一到家就看到我家窗前的关山樱开了。

一周前离家时,关山樱才长出嫩叶。而此时,枝头绿叶下,则挂满了一朵朵、一簇簇粉红色绣球样的花。花儿绽开了粉红色的笑脸,好像在说,欢迎回家。

晚樱,重瓣,颜色饱和度高,就像用绢做的花,不事雕琢,清新脱俗,有一种“初发芙蓉,自然可爱”的美。

近二十年来,安庆在城区街道和园林种了不少这种樱花树,我们小区也种了不少。春天来了,樱花开了,满树的芳华在绿叶环抱中,就像林中涌动的一片片丹霞。